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1 我在寻找白天进入夜晚的房子，像日光携带者墓碑上的字进入泥土。

那温热而金黄的生平故事，溢满了人间的壮阔和莽荡。也有嫉妒和虚荣。这所有的一切又归于寂静。

2 但有时夜晚的房子，会忽然醒来，像一只不知所措的猫蜷缩在树荫下，等待惶恐和意外的反扑。

3 打开白天的房子：里面栽种着川芎、当归和覆盆子。在文人鼓舌、游侠仗剑的嘈杂背后

——是日月山川的此消彼长。

（那些朝我们竖起中指、吐着口水的人依然会为买不起学区房而懊恼。白天的光照射不进夜晚的房子。诽谤与苟且看似毫无关联，却做得像恋爱般活色生香）

是谁在翻阅和注销我们的记忆？

4 白天的布局并不高于夜晚的布局。白天的房子与夜晚的房子互不妨碍。

（我见过那所房子。如平庸生活的一株爬墙虎，击中了人们的视线。）

那些阳光下的清醒与夜晚的幻觉、迷狂和恐怖，一起容纳着人们无穷无尽的错漏

我忽然对它肃然起敬……

唐邺广的赌局

李潇潇

唐邺广回忆起15年前的那个赌局。“昨天晚上我又喝多了”，那是他30岁的口头禅。如今他已经45岁，这不可思议的打赌就这样走到了最后一天。再过5个小时，他就可以顺利地拿回奖金，幸好那时候加入了通胀条款，15年前约定的两百万如今已逾2000万。他知道这足以让那个老富翁胆战心惊，至少也得逼他解雇掉8个老婆。唐邺广几乎笑出声来，因为他想象着老家伙的烦恼，他的一筹莫展，他的惶恐，想象着他并不知道他唐邺广会给他一次超凡脱俗的赦免。是的，他以学识带来的巨大成就感和优越感，预备实施这次赦免。与其说他要赦免债务，不如说他要进行一次有关高贵的行为艺术。这远比收获金钱让他兴奋。他轻快地哼起了歌，起先是莫扎特，而后他竟然觉得第八套广播体操的韵律格外能应和他喷薄欲出的好心情。最后的约定之时在明日清晨，当这所夜晚的房子变成白天的房子，他将领受这个赌局失败的桂冠，留给老头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背影。

他早已对这所房子了如指掌。15年的赌局，足不出户，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他和他的书，他的琴，他的呼吸和思想，共同在房子的每个角落留下痕迹。如今的这所房子是一所教堂，是一座图书馆，是永恒的一个光斑。智慧和愉悦已将它填满，纵使深夜，它也晶莹耀眼。那个可笑的打赌啊，15年前的我，骨瘦如柴的灵魂，夏洛克的无耻交易……但谁说一个荒谬的起点无法到达一个光荣的结局呢？唐邺广遨游在自己的思考里，时而微笑，时而热泪盈眶。他想起在茫茫孤独中，他不得不成为一个修士，一个学者，一个诗人，一个坐地千里的冒险家。其间的困兽之斗里，他也曾经是一个暴君，一个自虐狂，一个流泪的木乃伊，一片风中树叶……这是升华的必经之路，他现在可以引以为荣，这一束蜕变涅槃的生动故事，马上就可以讲给房子外面的人听！而最动人心魄的部分，将在此刻发生。在打赌结束前5个小时，他就这样默默离开这所夜晚的房子。黎明到来，这所白天的房子将记录下圣徒般的故事强音。它会让人震耳欲聋！他将带着这个故事的裙摆重新拥抱接下来的生活。

凌晨一点。正是静谧之境。他给老富翁留下字条，他爬出窗子，进了花园。两千万意味着什么他不太清楚，但他高贵的灵魂告诉他，这些不值一提。有些凉风，但仍旧燥热。园子里的游泳池熠熠生辉。在这个干涸的庞大城市建筑私人泳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的奢侈。

这片本市的中央别墅区毗邻尊贵的水域，几乎每一户都建了泳池以享用这天赐靡费。唐邺广天生就是个游泳健将，久未踏入人间，何不以这种方式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他决定借由泳池回家，对，游泳回家！

回家的路线图不过是记忆或想象，这就足够了。首先是丁一禾家，而后是冯致胜家，然后穿过小区商业街，就到了吴鑫家，从这位艺术保护人家出来，走一点路，就到自己家了。天气微凉，刚好显示他纵身一跃的勇气！他情绪高昂地奔过草地，啊，从一条不寻常的路回家，再没有什么比这个形式感更衬得上他高贵的赌局了。而且他知道，这一路都会遇到朋友，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参与了这次赌局。他是归来的基督山伯爵，却早已抖落了复仇的枷锁！他

将在夜的泳池里扑腾着真理的水花，他们最好是闻讯而至，然而也无所谓，在他跃起跳进泳池的瞬间，他就已经刺穿了黑夜，走进了传说。他正是那个完成了赌局，又轻盈地放弃了千万奖金的智者。

丁一禾家灯火通明。这家伙绝对可以代言人间烟火。她总是那么热闹、犀利而又欢乐。很难想象，15年前的她和他曾在甜言蜜语和猫咪嗓音的蛊惑下情不自禁地湿吻了一回。第二秒他们都一起清醒了。何止清醒，唐邺广记得，她瞬间明智得像一盏白炽灯。他们相视一笑，默契地跳进泳池，来了个50米竞赛，用以迅速摆脱掉这突如其来的不规则欲望。他看了一眼池水，还是那么清澈干净，不愧为金融女魔头。钻出水面时，他听到屋里的咆哮。

“我就知道那人无非是个装腔作势的白手套！”
“你这会儿又知道了？你像个哈巴狗似的陪他去巴黎时装周的时候，你还不是个意气风发的滑头？”
“我那是看在钱的份上……”

“呵！钱可是看在我的份上才把你从小镇青年变成京城阔佬！”

“闭上你的嗜血喷粪的嘴吧！这次爆掉的又何止他！只是你太过执迷不悟，啊，你完全看不到那可怕的自大怎么一口一口把你吃掉，把你们都吃掉！”

“滚！”

“好啊，我滚，哈哈，再送给你一个大礼，我可告诉你，这房子早就抵押出去了，我马上滚，可惜你也得滚，但愿你滚得远了，滚得远，不会滚进大牢……”

唐邺广迅速从泳池溜出去，却仍旧听到了最后这句话。按说别人的坏事说出来无非让大家开心一下，但15年修养来的温润的高贵气韵还在胸口。这闹剧也太不合时宜了。

冯致胜是个稳妥的家伙，两点半，他一定睡了。唐邺广静静地躺在冯致胜椭圆形的小泳池里徜徉。泳池确实不大，但那种恬静舒适和稳稳当当的冯致胜相得益彰。如果谁能坚定地抓住这个社会，那非冯致胜莫属。话说回来，他也是那个最无法理解唐邺广此刻高贵的人吧。想到这里，他有些沮丧，这沮丧不仅在于高贵不能被辨识的失落感，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沮丧多少有些对冯致胜现实主义派头的由衷羡慕。他正准备离开泳池，看到阳伞下的玻璃圆桌上有一沓手写账单。他湿哒哒地坐在椅子上看了起来。

全部的账单可以用四个字总结：缩减开支。他一边浏览，一边像是看到了冯致胜十几年的拼搏之路。曾经在富人圈流行过的干细胞注射，在一年前，全部缩减掉了；别墅管家10年前就被辞掉，双方父母轮流前来照顾孩子和打理房子；从今年开始，家里连饮用水都需要亲自去超市购买……如此紧缩的状况下，冯致胜能让这座小泳池保持运转，唐邺广像是看到了他灵魂里的坚韧。再看下去，原来这15年开销最盛的部分在于教育费用，他们的孩子上了高中，而由于户籍问题，只能选择国际学校。啊，庞大的教育费用和庞大的焦虑，让他们纵使住着别墅，也像异乡人。哦，不仅仅他们是异乡人，他们甚至还要将儿女放逐世界战场，这战役简直没完没了。他翻到了最后一页，第二个孩子的教育，他们终于决定转场。明年这套泳池别墅将被卖掉，用来换购一套不足100平米的学区房。唐邺广打了一个激灵，池水白森森地望着他，望着他的高贵，他和他的高贵都有些心慌。

穿过吴鑫的豪宅，他就可以回家了。这位艺术投资人的泳池，他还是颇有些期待。记得15年前这片别墅区纷纷入住的时段，大家格外好奇这所房子。投资人和收藏家，主攻现代艺术，骇人的面孔，冲撞的色块，拉开了他与普通人的距离。没错，在精神领域，也许惟有吴鑫能理解我！唐邺广重新兴奋起来。从熟悉的小树林里穿过，就来到那个巴洛克风格的巨大泳池。风更大了，月光有些闷闷的。占地上百平米的大泳池，漾漾地，却又不像是流水声。别墅里没有一星光亮，那些过于豪华的廊柱、露台，那些雕花和纹饰，在夜色里带着狰狞的肉感，让人心生恐惧。大略又是艺术家的癖好，唐邺广心想。他慢慢走近泳池。池子周围的场地上，依稀可以辨认出15年前造作豪华的痕迹，戏谑风格的变形梦露像是已经掉了色，顶端充满性暗示装潢的秋千已经半损毁，正惊诧间，他的脚碰到一个溜圆的石膏，低头扶正它，着



实吓了一跳。他已辨别不清那是哪个文明里的哪位神祇的脸，那迷人的微笑精准地被艺术家捕获，和石膏一起凝固成永恒。他丢开它，下意识叫出声来。泳池里荡漾一阵响动。仍旧不是水声。月亮从昏沉沉的云里半推半就地溜达出来，唐邺广定睛一看，那是一块块巨大的防雨布，淡蓝色，恰似最澄净的水的颜色。惶恐之际，那些防雨布忽然一块块揭开，一个个黑瘦灵活的东西从里面窜出来，顺着小树林飞速地逃走了。唐邺广竖起了寒毛，他也想逃跑，但终于冷静下来。他又瞥了一眼微笑的石膏头，一步一步走到泳池边。

月亮彻底亮了起来，太阳似乎也在赶来的途中。看样子已经四五点钟了。豪华别墅显露出真容，早已是人去楼空的废墟。一些流浪汉在泳池里藏身，蔚蓝的防雨布下，一派锅碗瓢盆的生机，显然已经住了很久。

唐邺广愣在那里。他和他的高贵沐浴在月光下，太阳穴阵阵疼痛。他看了月亮一眼，像是看到了太阳。不知道现在他潜回那个房间，撕掉那张得意扬扬的字条，还来不及。他想要飞奔过去，却根本寸步难行。

主题词写作——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别的房间，别的声音

王陌书

背景音是呼啸的风声，画面定格在焦律身上，他20岁左右，披着一件拉链链环掉的米黄色夹克，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拎着一个塑料袋，茫然的目光盯着画面以外的一个方向，有女人的声音在呼喊他的名字，但他无动于衷。透明的塑料袋里装满了透明的水，一尾半透明的亚热带观赏鱼在水中游弋，透过鼓出的眼睛观察由于折射而变形的男人身影。随后不久画面拉远，可以看见他站立在油漆褪色的马路中央，旁边是过时的金属路标，它指向一个已经改名的地方。那条路通往他的故乡，他似乎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往事。女人的声音越来越近，是在让焦律等一等自己，再过不久他就必须做出反应。

在女人出现在焦律身边之前，画面以他为起点开始移动，一开始沿着直线，后来开始略微摇晃，顺着到处是裂缝与凹陷的混凝土路，飞速掠过碰到的一切障碍物，那似乎是一条漫长的回忆之路。中间越过横穿道路的身影，渐渐抵近那栋宅子，它隔着从簇的树海伫立在路的尽头。那些反光物都染上了一层浅红色，不能判断现在的时间点，既像是日出时的清晨也像是日落时的黄昏。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奇妙的临界点，昼与夜在那里擦肩而过。

不久之后画面停在生锈的铁门前，门没有上锁，轻轻一推，等上面的锈迹脱落后进荒草淹没小径的庭院。或许在丛簇的杂草中，有着属于狐狸的道路。画面突然转向单调的天空，等到一群白色候鸟出现然后又消失于画面中，才在停滞片刻后又转回来。

一棵茂盛的苹果树下，散落着无人采摘而坠落的果实，正在腐烂的它们来自于土壤，又即将重归于土壤。在那旁边的是被电锯锯断下的树桩，年轮已经模糊，无法辨别出那些已经被淡忘的年份。围绕宅子从秋千架出发向左旋转，最终回到秋千架。那座宅子的轮廓映出几何形的阴

影，在这个钟点，阴影刚好覆盖了竹子盖的鸡舍，里面空荡荡的，不见一根鸡毛。若是在上午，阴影则会覆盖松木谷仓。

焦律看见了，童年的自己独自坐在秋千架上，轻轻摇晃，有一条小狗围绕着他转圈。不远处的门槛边本该已经过世的祖父脸上爬满皱纹，他一边劈开中空的竹子，一边呼唤焦律的名字，要他过去帮忙。但是焦律假装没有听见，任由声音在周围回荡，只有远处树从里的鹧鸪回应那个耳聋的老人。

这是一栋外墙斑驳的西洋式宅子，一共三层。从大门进去，高挑的门厅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内部是青砖铺就的地面，有的缝隙之间长着顽强生存的车前草，连续的拱门和走廊让空间变得复杂，容易产生变形的回音。西洋式外壳内是传统的内部构造，可以看见正方形的天井，以及下面的正方形排水池，被四周的木头柱子环绕的那中间有一块长满青苔的岩石。后面厅堂的匾额下面是陈列牌位的神龛，早已发生香火熏黑。

荒废的宅子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发生过许许多多多的往事，可以追溯到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时代，但是已经没有人住在里面。暗绿色的植物不仅爬上了外部的白色泥灰墙，爬上了屋顶，甚至潜入了一些紧闭的房间，抓住雕花木床的其中一条腿，似乎想要把它拽入外面的丛林，那至少需要100年。在漫长的时光中一些野生动物在侵占荒废的宅子，鸟类在阁楼上筑巢，蛇在灶台内冬眠，而老鼠们则在朽烂的地板下囤积谷物。

焦律看见了，自己父亲和母亲的婚礼，就在神龛前面，地面堆积着放鞭炮后堆积起来的红色碎纸，穿着传统服装的两人双手合十向祖先牌位鞠躬。毫无疑问那是一个阴雨天，密集的雨从天井落入变成了正方形，地面的卵石发出嘈杂的声响，像是一个怨妇在絮叨着埋怨什么。他看见自

己父亲和母亲悲戚的神情，似乎两个人对于这场家长安排的结合并不快乐。可是焦律觉得自己产生了错觉，是隔着雨的关系，雨模糊了自己的视线。

各个房间都为端正的四方形，位置布局体现出设计的严谨，每个靠外墙的房间都有窗户，让人可以看见远处的风景。左侧和右侧各有一处木制楼梯，踩在上面会听到嘎嘎的怪声，它们通上顶层封闭的阁楼。在光线昏暗的楼梯下，焦律听见了，左侧的阁楼上传出凄厉的怪叫，里面关着他那患狂犬病的曾叔公，也就是曾祖父即将成年还没有碰过女人的弟弟，曾经因为最有希望考上秀才而受到整个家族的瞩目。他在不远处的村外被狗咬伤胳膊，发病之后被锁在里面，食物和水从窗户上锯开方形小口用绳子递入，大小便则像猪圈一样不用打扫，他终日发出的哀嚎折磨着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那些因为失眠而眼眶发红的亲人们虽然不敢明说，但是都在心照不宣地期盼他早点死去。

为了远离那穿透耳朵的哀号，穿过狭窄逼仄的楼道，走下一级级楼梯又走上一级级楼梯，往右侧的阁楼方向移动，周围的色调越来越暗，因为那也是在往曾经的某个黑夜移动。停留在某一级楼梯上，焦律看见了木窗后面微弱的烛火，糊窗口的白纸变成了电影幕布，投映着三个放大的影子。其中一个曾祖父的曾祖父，他在交代其他两个人的事情，那两个人身份不明，他说因自己父亲在分家的事情上过于偏向弟弟，要在父亲的茶水里掺入砒霜，准备谋夺家产。说到越可怕的事情，声音也就压得越低，最后他似乎发觉到外面有人在偷听，于是立刻吹熄蜡烛，一切消失在黑夜之中。

房子的隔音效果很差，各种细微的动静犹如海底下的暗流一波又一波涌入耳朵，对某人的咒



骂声，对菩萨的祈祷声，交媾时的呻吟声，那些昆虫细语般的声响在这里混合成关于爱情、关于背叛、关于苦难的一切。当下到房子的最深处，潮湿而且漏水的地下室，滴答——滴答的液体从各种缝隙中冒出，形成了一场密室里的雨。鹤嘴镐的敲击声掩盖了其他声音，那是焦律的曾祖父在挖洞，他想要赶在革命军抵达之前埋藏好自己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手段得来的一麻袋银元，那袋贵金属在黑暗中反光，照亮了曾祖父那张布满恐惧的面孔。

一点点后退，最后退到上面的某个角落，那有一面破裂的镜子。焦律凝视着镜子中的倒影，也就是光线反射下等大的虚像，那可以作为一种尺度让自己一无所知的人测量距离。对自己感到陌生的人类，可以通过倒影来矫正对自己的认识。现在，焦律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些过往太沉重了，他想要呐喊——想要指责——想要叹息，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发现自己在这里只是一双眼睛，一个旁观视角，即便目睹了一切也一切无能为力。

在同一地点的不同时间中切换，穿过白昼与黑夜，原本空旷的房子变得异常拥挤，二楼右侧的房间是许多孩子出生的地方，而宽阔的厅堂里举行过许多场婚礼，也有过许多的老人在同一张木床上等待死亡。荒废的房子就这样囊括了许多人的一生，所有的过往在这里重叠，如果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再次同时发生，死寂立刻会变成喧嚣。但是他们已经消失，现在宅子里空荡荡的。不管曾经发生过多少关于爱或恨的往事，那都已经结束并且不复存在了，那既是开始也是终结。不被记忆的过往等于从未发生。

告别秋千架，告别苹果树，告别那栋宅子，画面开始往回移动。穿过院落里的杂草，将生锈的铁门重新关上，顺着那条到处是裂缝与凹陷的混凝土路，中间越过几个横穿道路的身影，渐渐抵近金属路标旁边，站立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马路中央。画面定格在那里，那是焦律和他的女友，他们肩并肩伫立在那儿。不远处是海，尽管视线内看不到灰白色的泡沫一次次侵蚀礁岸。不过可以嗅到那股气味，每到台风天潮水便会以雨的形式入侵人的视线，一次次汹涌地灌入肺部，造成瞬间的窒息。

女人说：“喂，离那里还有多远？”
焦律说：“就快要到了，那栋房子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女人说：“你一直跟我说，你小时候在那栋房子里发生过的事情，那充满了你的回忆。”
焦律说：“如果是要回到我记忆中的那栋宅子，我们永远也无法抵达那里，因为那位于过去，而不是将来。”